

# 结伴互助型田园基地养老研究

赵慧<sup>a</sup>, 赵立新<sup>b</sup>

(鲁东大学 a. 历史文化学院; b. 法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39)

**摘要:**目前,我国的养老机构及养老服务还难以满足老年人在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需求。国内外养老的实践证明提升养老质量需要老年人自身的参与,老年同辈群体蕴含着丰富的养老资源,老年人结伴互助可以成为养老的重要支持力量。结伴互助型田园基地养老是在农村开辟田园式养老基地,供志在田园生活的老人结伴合租的社会化养老模式,是一种把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有机结合起来的积极健康的养老模式。发展结伴互助型田园基地养老既有理论基础又有社会基础,同时,它在满足老年人精神需求和快乐养老方面还具有明显的优势。总之,在中国发展结伴互助型田园基地养老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

**关键词:**结伴;互助;基地养老;田园生活;快乐养老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0)05-0076-07

## 一、问题的提出

21世纪以来,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2010年我国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8.87%,2015年这一比例为10.5%。据预测,到21世纪中叶,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会达到3亿左右,其中空巢老人家庭比例或将达到90%,届时将有超过2亿的空巢老人<sup>[1]</sup>,空巢老人的生活照顾问题将愈发凸显。目前,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缺乏生活照料已经成为老人特别是空巢老人养老的普遍性难题。

精神慰藉是养老的重要内容,精神生活状况更是老年人生活幸福的表征。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老年人对物质的需求开始弱化,而对精神的需求正在变得越来越强烈。遗憾的是,老年人对精神生活的需求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家庭、社区和社会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忽视老年人精神健康的问题。家庭内,子女偶尔的看望常常局限在物质帮扶上,缺乏对老人心灵和精神寄托的关心;社区里,针对老人的活动项目较少,已有的项目也多流于形式;社会上,忽视老年人权益、歧视老年人的现象大量存在,有的地方甚至还比较严重。所

以,老年人精神生活普遍贫乏,不少老年人甚至有“活一天算一天”的消极思想。

社会交往、社会参与也是老年人的需要,适当的社交圈子则是老年人充实晚年生活,获取幸福感的重要保证。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老年人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余寿期在延长,同时,少子、老龄化也拉长了老年人的空巢期,使得身体健康的空巢老人越来越多,他们对社会参与普遍有需求,有的可能还很强烈。然而,现实社会并不能充分满足这种需求,不少老年人除了与子女交流之外,经常足不出户,社会参与度普遍不高。这对于老年人的健康是极为不利的。

同辈群体是老年人社会交往的主要对象。由于个体社会老龄化的影响,老年人社会交往空间日渐狭窄,以小圈子为主。在中国,信任是特殊信任,信任度因亲疏远近有差异,而且受历史情结的影响较大,于是,老年人更愿意同老朋友、老街坊、老邻居交往,对熟人圈子情有独钟。代沟尽管并非不可逾越,但总会增加老年人社交的心理成本,相反,共同的社会经历则会减少沟通的障碍。所以,老年同辈群体可以通过结伴互助的方式对养老提供重要支持<sup>[2]</sup>。

发展社会化的养老服务是形势所迫、大势所

收稿日期:2020-04-15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公平视域下的多元—层级养老服务体系研究”(17CSHJ03)

作者简介:赵慧(1969—),女,山东济宁人,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赵立新(1968—),男,山东济宁人,法学硕士,鲁东大学法学院教授、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

趋。但是,在社会转型期,受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目前我国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依然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养老主体参与不足,各种养老方式之间缺乏融合,政府、市场与社会在养老服务中的协同配合不够,养老服务还难以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需求,还存在养老服务质量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综合以上考虑,为实现快乐养老之目的,如何调动老年人自身的积极性,如何把互助自助与社会化服务结合起来,并探究多种养老方式的融合之道已成为满足个性化养老需求,提高养老质量的重要课题。

## 二、结伴互助型田园基地养老的内涵

结伴互助型田园基地养老是指在空气清新,环境优美,交通便利的农村地区建造田园式养老基地,供身体健康且有意于田园生活的老年人结伴合租,通过互助自助进行田园生产,进而建构快乐养老的范式。结伴互助型田园基地养老的目的在于回归自然,享受田园生活,快乐养老,因此,基地设计要满足两大基本功能需要:一是小套寓所,用来满足入住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需要;二是小块园地,用以满足入住老人的田园生产体验。小套寓所和小块园地应是养老基地的基本服务项目,采用市场化运作,通过租赁的形式开展业务,套房租赁与园地可以捆绑出租,也可以单独租赁套房或者园地。租赁时间做分段设计,可以长租(如一年),可以短租(如半年或三个月),求租者可根据季节和需要,灵活安排。需要注意的是,田园基地里的生产活动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而满足兴趣需要,快乐养老才是目的。可见,结伴互助型田园基地养老是互助自助养老与社会化基地养老拼接的混合式养老,是既注重生命延续又注重生命质量的养老模式,适合于身体健康,向往大自然,乐于田园生产,追求朴实、绿色、健康生活的老年人。

本着满足个性化需求和快乐养老的目的,结伴互助型田园基地养老把老年人自身以及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都纳入养老的支持体系中,分别以不同的形式向基地老年人提供不同的帮助或服务,并形成多元主体协同运行模式(如图1所示)。

第一,在日常生活方面,以自助服务为主。一方面,养老基地要规划设计适合一人或者两人居

住,相对独立且经济实惠的小套寓所,预留一定的私人空间,营造家居环境;另一方面,每套寓所居家生活所需的设施要齐全,并实行标准化管理,日常生活服务采取自助方式,这是老年人的需要,对老年人来讲也是可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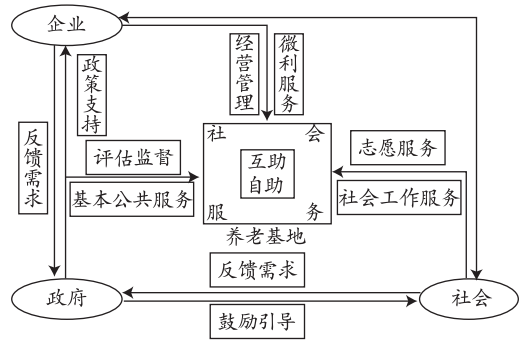


图1 养老基地的运行图示

第二,在田园生产方面,以结伴互助为主。正如克鲁泡特金认为的那样,“互助”是人类进化的原因,更体现着人类的社会属性。结伴是互助的基础,更是快乐的条件,因此,与谁结伴?如何结伴?自然就成为快乐养老的关键问题。自愿结伴是结伴互助型田园基地养老的核心要素。一方面,自愿结伴符合老年人社会交往的特点,合乎熟人交往的心理需要,容易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另一方面,自愿结伴可以提高参与的积极性,促进合作,提高效率。值得注意的是,伙伴群的规模要适度,2-4人为宜,人数过多,众口难调,易生矛盾,反倒增加管理成本,人数过少又会缺乏协作机会和互助空间,也缺乏乐趣。与此相应,基地也要本着“既无负担又有快乐”的原则划分生产作业的田园地块,不宜过大,以免出现为生产所累的局面。

第三,在社会服务方面,由基地、社会及政府三方协同配合。首先,田园生产所需的设备,诸如松土工具、灌溉工具、喷药工具等由基地免费提供,必要时还可以免费提供一定的技术指导。其次,为了方便生活,基地还要规划建设综合服务设施和各类服务机构,比如,公共食堂、兴趣活动室、理发店、诊所、阅览室等,低于市场价格提供服务。再次,田园基地作为一种公益服务场所同样也在政府公共服务的范围之内,政府理应依法依规为基地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另外,除了微利组织之外,基地还可以把社工机构、志愿者组织引入其中,针对基地老人的多元化需要开展专业化社会服务。

第四,在经营管理上,实行官民结合的方式。

结伴互助型田园基地养老可以采用民办官助的经营模式,由民间资本融资兴办,政府给予政策优惠或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还可以采用官办民营的模式,由地方政府出资兴建养老基地,面向社会招标经营。当然,在养老基地经营过程中,政府要本着政事分开原则,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政策制定、法规完善、制度设计、审计监督、质量评估等方面,让养老基地放开手脚,自主经营,灵活经营,把市场服务、互助服务和其他社会服务结合起来,推动养老基地科学决策,规范经营,依法经营。

### 三、结伴互助型田园基地养老的理论基础和优势

#### (一)理论基础

在养老需求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现代社会,养老模式多元化成为时代的潮流,而更多的社会支持是养老模式多元化得以实现的条件。如前所述,结伴互助型田园基地养老作为互助自助养老与社会化基地养老相结合的混合养老模式是有其理论基础的,比如,标志理论、老年亚文化群理论、职业分工理论、补充理论和层级补偿理论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诠释创建结伴互助型田园基地养老的合理性。

标志理论认为,自我认知源于交往模式,交往模式实质上是以个体拥有的资源量为基础的。相比中年人,老年人占有的“资源”减少,成为交往过程中的“受主”角色,社会联系也就相应减弱。交往模式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自我概念的形成,一旦社会把老年人归入不同的范围,老年人便依据这些划分作出相应的反应,进而形成自我认知。在崇尚年轻和技术的社会中,年迈和无用是对老年人的基本评价。受其影响,老年人则将自己视为“无用”的角色,这种认知是对社会的一种消极反馈,社会损害理论称之为社会损害综合症;一旦消极反馈形成恶性循环,便会强化“无能意识”,从而引发更多的问题,比如,为了交往,老年人常常不知不觉地屈从于社会的暗示,接受社会赋予的消极特性,从而更深地陷于依赖状态,造成独立自主的能力逐渐衰退。因此,老年人本人的参与以及由此形成的积极的自我认知对于其晚年生活很有价值。

老年亚文化群理论最初是由美国学者罗斯(Rose)提出的。该理论旨在揭示老年群体的共同特征,并认为老年亚文化群是老年人重新融入

社会,提高晚年生活质量的最好方式。法定退休制度以及老年公寓、老年服务设施和老年活动场所的兴建,加强了老年人之间的接触;相同的背景、共同的需要和利益诉求发展了老年人之间的关系,使他们彼此之间的交往多于同其他社会成员的交往,从而形成老年亚文化群体。在老年群体中,职业、教育或经济特征不再像中年期那样重要,身体健康和活动能力是最重要的。因此,在老年亚文化群中,老年人可以找到共同语言,较少感受到年龄歧视,容易认识自我,对社会的沟通和认同感也会增加。

职务分工(Task Specific Model or Dual Specialization Model)理论认为,正式和非正式网络有各自特定的网络结构,分别执行某些照顾责任和能力<sup>[3]459-474</sup>。该理论强调,团体结构与特定任务的关系是不能够替代或补充的,理想的老年照顾模式将会运用正式和非正式支持进行非重叠的工作,家庭、邻里等非正式支持要比其他团体更适合于满足特殊性的需求,社会福利等则较适合于处理需要特殊技术和技巧的例行性需求。该理论主张正式和非正式的支持网络各自执行其最适当的责任,非正式支持网络可能回应一些非安排或非规划的需求,正式支持网络则可由经过训练的专家提供经规划或结构性的照顾。

补充理论(Supplemental Model)强调,在养老中,非正式照顾是首要的,正式照顾则被归为附属的,正式照顾唯有在非正式资源无法符合老人需求时才会被使用到<sup>[4-5]</sup>。正式网络是用于补充非正式网络照顾的不足,非正式网络则有赖于正式网络的服务来增强,而非取代其照顾的工作<sup>[6]131-135</sup>。由此可见,结伴互助型田园基地养老模式是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紧密结合优势互补的养老模式。

层级补偿理论(Hierarchical Compensatory Model)指出,需要被支持的老人最可能是以配偶为优先,然后是其他亲戚、朋友或邻居,正式服务的提供者则是最后或最不得已的考虑。此理论的基础是归因老一代基于亲密性和承诺偏好所做出的选择<sup>[7]</sup>。层级补偿理论强调老人的主动性,认为大多数的老人往往是可以独立自主地生活着,当他们的日常生活需要他人协助时,传统上会先向配偶及其他亲戚、朋友和邻居求助,这些非正式支持网络也会获得各种正式支持的补充。值得注意的是,对非技术性的居家照顾工作,正式支持服

务是最不需要的,反而是那些具有支持动力的配偶或其他近亲是较适当的;而对一些需要特别训练或特殊设备者,正式支持服务才是较为适当的。

值得注意的是,补充理论和层级补偿理论都主张以非正式支持为主,前者将焦点置于二者的相互搭配上,以产生支持和强化的作用,而后者将焦点置于老人对非正式网络中亲疏关系的偏好,正式支持被视为是最不得已的选择。总之,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非正式支持对于老年人来讲是必要的。

## (二)优势

第一,结伴互助型田园基地养老是一种“家外之家”的养老方式。

中国人倾向于在家养老源于文化传统,源于国人对家乡草木和社会关系的依恋以及在熟人圈子生活的轻松惬意;“故土难离”是对家乡环境的留恋,更是对老街坊、老邻居、老朋友的不舍。熟人交往创造了“家”的氛围,对于老年人有很多好处。其一,熟人交往增进信任感。信任是基于关系的亲疏远近以及关系人以往的行为评价而产生的可靠感和亲近感。信任是一种社会品质,是人类长期发展形成的一种社会性。信任还是一种需要,被人信任是一种重要的心理满足。信任感的建立需要基础,熟人圈子彼此知根知底,信任感强,至少建立信任的心理成本低。老年人暮年的交往需要信任,更期望信任成本低一点。其二,熟人交往增强安全感,安全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安全感是衡量晚年生活质量的基本指标。戒备之心是社会交往的常态,但是,戒备之心会产生心理负担,导致心里紧张。熟人交往可以把许多不确定因素变得透明可控,能够带来安全感。再者,熟人易于合作。合作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品质,是社会性的重要表现。信任、安全都是社会交往的原则,也是合作的基本条件。熟人之间互相了解,容易互相沟通,便于合作。因此,结伴到田园基地养老的老年人,无论是家庭之间的结伴还是个人之间的结伴,都可以在熟人圈子内建立和巩固联系,创造“家”的氛围,获得情感慰藉,延展社会性。

第二,结伴互助型田园基地养老是一种回归自然,简单快乐的养老方式。

嘈杂喧闹是都市生活的特点,安静恬淡是田园生活的特色,而老年人一般偏爱安静恬淡。田

园生活就是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简单快乐的生活方式,田园生活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逍遥,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安静,有“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洒脱,有“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的好客,有“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的简朴,还有“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的自在。简言之,结伴互助型田园基地养老,逍遥、自在、少纷争,安静、恬淡、有雅兴,祥和、淳朴、有真情,互帮、互助、有仁义。

简单快乐,是指结伴互助型田园基地养老还可把老年人从错综复杂、繁琐无序的人情旋涡和世俗大圈子中解放出来,同时又保留了无利益纠葛、无人情欠账的生活小圈子,从而使社会关系简单化。生活关系简单化是快乐的重要前提,对于老年人而言更是如此。其实,老年人社交范围变窄就是老年人倾向简单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现。值得注意的是,简单的社会圈子并没有抹杀社会交往,结伴老人可以进行自然分工并进行生活互助。大家像一家人一样一起生产,一起享受快乐,驱赶了孤独,摆脱了烦恼,充实了生活。

第三,结伴互助型田园基地养老是一种健康的、注重自我价值实现的养老方式。

找回存在价值,延展个人价值是老年人的高层次需要。社会参与是老年人实现自身价值的前提,没有参与就很难找到价值感,就谈不上真正的快乐。基地的田园生产正是推动老年人社会参与,实现个人价值的可靠手段。更重要的是,田园生产活动是小规模的,劳动强度不大,很多情况下就是一边劳动一边休闲。对于老年人而言,必要的活动很重要,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体育锻炼;并且,田园里的生产活动是按照兴趣开展的,适度的劳动量不仅不会成为负担,反而愉悦心情,有利于健康。

第四,结伴互助型田园基地养老是一种节约、绿色的养老方式。

结伴互助型田园基地养老是带有公益性的养老产业经营模式,在市场运作的基础上导入社会力量,引入互助服务和其他社会服务,对养老基地及入住者提供各种社会支持,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一方面,在劳动市场价格上涨的大背景下,互助自助、志愿服务、社工服务的介入可以减少基地对服务人员的投入,有效地降低基地运营成本;另一方面,互助自助也可以降低基地老人的生活成

本,入住老人自己动手,生产一些所需产品,一定程度上节省了个人的生活费用。更重要的是,亲手种植的蔬菜、水果,亲手饲养的家禽,是地地道道的绿色食品,无污染无公害,食用安全,既有利于健康又有利于环保。

#### 四、发展结伴互助型田园基地养老的必要性

(一)发展结伴互助型田园基地养老是解决养老资源供求矛盾的有效途径。

养老需求同人口老龄化程度正相关,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养老需求量越大。资料表明,中国人口正处于高速老龄化阶段,<sup>[4]</sup>人口老龄化加剧所产生的规模庞大的老年人口必然会导致养老需求的急剧增长。然而,社会转型期,养老供给严重不足。一方面,现有的养老支持主体存在不足,除了家庭、亲属等传统支持主体之外,专门化的养老服务机构(包括官办和民办)数量有限且服务面窄,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另一方面,各类养老主体的角色扮演存在差距。转型社会,由于道德滑坡,传统孝道基础动摇,传统养老主体责任意识淡薄,养老支持的力度减小,亲情关怀和精神慰藉缺失;新的养老主体也是刚刚涉足养老服务。由于时间短、经验少,社会对新角色的期待还不清楚,更重要的是,社会尚未构建一个完整的养老支持系统,也没有形成一个科学的管理机制,所以,养老服务过程中难免出现矛盾和摩擦,些许不尽人意是常有的事。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自身是常被忽视的服务主体,老年人自身也是解决养老困难的重要力量。结伴互助型田园基地养老就是注重老年互助服务,挖掘老年人潜力支持养老的有效措施。

(二)发展结伴互助型田园基地养老是满足老年人个性化需求,提升晚年生活质量的内在要求。

精神生活是老年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老年生活质量的重要尺度,而适当的社会参与是老年人充实精神生活的有效途径,特别是空巢老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老年需求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由单一型需求转向多元型需求,由侧重物质性需求转向侧重精神性需求。维护朋友圈、发展兴趣爱好、积极参与社会、实现自身价值等都是老年人需求趋于多元化、高级化和个性化的表现,也是老年人提升生活质量的必然要求。

结伴互助型田园基地养老可以让老年人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有效满足老年人日益个性化的需求。比如,通过结伴可以维护老朋友之间的友情,按照兴趣开展田园生产活动可以愉悦心情,生产生活中的互帮互助可以满足自我价值实现和价值延伸的需要。

(三)发展结伴互助型田园基地养老顺应养老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养老多元化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必然产物。养老多元化包括养老主体多元化和养老模式多元化。不同时代,养老主体不同,作用也有所不同。传统社会,养老主体是家庭,主要依赖子女对父母的养老支持,因此,家庭养老是主要养老模式。现代社会,养老主体更加丰富,除了家庭成员、亲属、邻居之外,政府、社区、专业养老机构以及志愿组织都可以提供支持。于是,养老模式也有多种,如机构养老、居家养老、自助养老、寺庙养老、旅游养老、结伴养老、基地养老等。各类养老主体和各种养老模式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家庭提供的养老支持全面且富有亲情,却面临着人手不足的困境;机构提供的养老支持标准化程度高,但缺乏人情味;社区提供的养老支持方便快捷,但缺乏专业化;行业服务提供的养老支持专业化程度高,但缺少精神支持;民间组织虽然已经参与到养老服务之中,但发展依然不成熟,难以独挡一面。实践证明,单一的养老主体或者单一的养老模式很难满足不断提高且日益个性化的养老需要,只有把各类养老主体都纳入到养老的体系之中,发挥各种养老模式的优势,扬长避短,互相配合,才能有效实现养老目标。

(四)发展结伴互助型田园基地养老是推动养老服务产业化发展的有力措施。

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受养老服务需求和服务供给两个因素的制约。从养老服务需求方面看,潜在需求巨大,但有效需求不足。而服务项目开发范围过窄、服务价格过高或者不透明、服务质量不高、服务模式单一等是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影响因素。从供给方面看,影响养老服务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供给主体鱼龙混杂、养老服务政策体系不完善、民间资本参与不积极、养老服务质量不高和监督制度缺失,等等。显然,缺乏制度创新是养老服务业发展缓慢的关键因素。如果在制度上有科学合理的安排和设计,就可以调动供求两方面的积极性,变潜在需求为有效需求。结伴互助型田

园基地养老是以人为本的、以需求为导向的养老服务模式,既可以拉动服务需求,又可以促进服务供给体系建设,是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有益探索。

## 五、发展结伴互助型田园基地养老符合国家政策导向

1993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中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设计了基本框架。其中第26条明确提出要“提倡社会互助”。199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规定:“提倡社会志愿者活动和社会互助活动”<sup>[8]</sup>。志愿服务、互助服务开始正式纳入社会服务事业。

党和国家有关部门除了在文件中提及志愿服务的内容外,还发布了一系列专门的志愿服务的政策性文件。如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以相互关爱、服务社会为主题,深入开展城乡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建立与政府服务、市场服务相衔接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sup>[9]</sup>。同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司法部、教育部、农业部、文化部、卫生部、国家人口计生委、国务院扶贫办、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科协联合下发《关于在农村基层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民发[2006]31号)。2008年,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印发《关于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等,志愿服务、互助服务在社会服务领域得到进一步发展。

2011年9月,国务院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致力于养老产业发展的方向。根据规划,“十二五”期间中国将大力发展社区照料服务,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办养老机构建设和运行,引导开发老年宜居住宅和代际亲情住宅,鼓励社会资本兴办具有长期医疗护理、康复促进、临终关怀等功能的养老机构。<sup>[10]</sup>2013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讨论了养老服务业的发展问题,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5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96号)等一系列法规文件,明确提出:“探索建立健康老人参与志愿

互助服务的工作机制,建立为老志愿服务登记制度”<sup>[11]</sup>,加快推进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工作,使各相关部门和机构在开展老龄工作时目标明确且有据可依。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sup>[12]</sup>进一步强调了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义。从此,我国养老服务业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期。

2016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6]91号),围绕养老服务业深化改革主线,细化了17项具体任务。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养老服务政策法规体系、行业质量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提升养老院服务质量的政策措施纷纷出台。同时,民政部等6部门联合在全国开展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各地各部门也出台精准措施,养老院服务提质升级呈现体系化推进的大好局面。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社会保障要坚持社会治理创新,“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sup>[13]</sup>。养老服务业发展进入新时期,养老服务机制创新成为主流。

2019年4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号)提出:要推动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融合发展,积极开展互助养老服务。近年来,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积极打造“三社联动”机制,以社区为平台,养老服务类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者为支撑,大力支持志愿养老服务,通过邻里互助、亲友相助志愿服务等模式,积极发展互助养老服务<sup>[14]</sup>。显然,发展结伴互助型田园基地养老与上述政策文件是吻合的。

### 参考文献:

[1]王陇德.中国应对老龄化的重点行动——慢病防控关口前移[R].长春:中日韩人口老龄化暨老年保健医学国际论坛,2016-08-25.

[2]赵立新.老年同辈群体对养老的支持范式[J].广西社会科学,2018(9).

[3]Travis S S. Families and Formal Networks [C] //

Blieszner R, Bedford V H. Aging and the Family-Theory and Research.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inc, 1996.

[4] Stoller E P, Pugliesi K. Informal Networks of Community-based Elderly: Changes in Composition over Time [J]. Research on Aging, 1988(10).

[5] Logan J. Informal Support and the Use of Formal Services by Older Americans [J]. Journal of Gerontology, 1994(1).

[6] Wacker R R, Roberto K A, Piper L E. Community Resources for Older Adults-Programs and Services in an Era of Change [M]. California: Pine Forge Press, 1998.

[7] Cantor M H. Neighbors and Friends: An Overlooked Resource in the Informal Support System [J]. Research on Aging, 1979(1).

[8]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EB/OL]. (1996-03-17) [2018-03-21].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96394](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96394).

[9]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EB/OL]. (2006-10-18) [2018-03-21]. [http://](http://news.sina.com.cn/c/2006-10-18/125711271474.shtml)

news.sina.com.cn/c/2006-10-18/125711271474.shtml.

[10] 国务院. 中国老龄化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EB/OL]. (2011-09-23) [2018-03-21].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1-09/23/content\\_23478923.htm](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1-09/23/content_23478923.htm).

[11]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EB/OL]. (2013-09-13) [2018-03-21].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3-09/13/content\\_7213.htm](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3-09/13/content_7213.htm).

[12]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EB/OL]. (2014-01-17) [2018-03-22].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14-01/17/content\\_31226494.htm](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14-01/17/content_31226494.htm).

[13]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B/OL]. (2017-12-03) [2017-12-16]. [http://www.qstheory.cn/llqikan/2017-12/03/c\\_1122049424.htm](http://www.qstheory.cn/llqikan/2017-12/03/c_1122049424.htm).

[14] 国务院.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 [EB/OL]. (2019-04-16) [2019-12-12].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4/16/content\\_5383270.htm?trs=1](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4/16/content_5383270.htm?trs=1).

## Research on the Pastoral Base Retirement of Company and Mutual Assistance

ZHAO Hui<sup>a</sup>, ZHAO Lixin<sup>b</sup>

(a.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b. School of law,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institutions and service for the aged in our country can't meet their needs in life care, spiritual comfort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etc. The domestic and overseas retirement practice proves that improving the retirement quality requires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The elderly peer group contains abundant retirement resources, and the company and mutual assistance of the elderly can become an important supporting force of retirement. The pastoral base retirement of company and mutual assistance is a social retirement mode of opening up the pastoral retirement base in the country and providing the elderly with shared accommodation of company. It is a kind of positive healthy mode of combining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ety organically. Developing this mode has both theoretical and social foundations, and has obvious advantages in meeting their spiritual needs and happy retirement. In short, developing this mode in China has its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Key words:** company; mutual assistance; base retirement; pastoral life; happy retirement

(责任编辑 沂 溪)